

无法摆脱的“荒谬”：再思路德与加尔文对圣餐中“基督身体之临在”的理解

李方舟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美国)

提要：鉴于华人新教教会宗教改革传统之“圣餐观”的了解普遍匮乏，以及全球新冠疫情对教会实施圣餐的挑战，本文比较分析了马丁·路德和约翰·加尔文对圣餐中“基督身体之临在”的理解。这不仅涉及两位改教家之“圣餐观”的差异，其神学争论的背后更是二人对“基督论”以及诠释学上的差异，尤其涉及“信”与“理性”的关系。本文强调重新关注“基督身体之临在”的必要性，这不仅涉及对基督论正统思想的再次澄清，更关乎“在基督里的相交与合一”的现实性践行。通过研究路德和加尔文的神学论述，本文对于圣餐中“基督身体之临在”的理解提供了新的思考，并为现代教会在特殊时期实施圣餐提供了神学基础。这将有助于华人新教教会更好地理解圣餐的核心意义，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运动。

关键词：路德、加尔文、基督的身体、信、理性

作者：李方舟 哥伦比亚国际大学基督教研究硕士；邮箱：fangzhou.li@ciu.edu

1 引言

1.1 问题陈述

在宗教改革的传统中，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1483-1546) 和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 1509-1564) 对真教会之标记的理解几乎相同，即在乎“圣道被正确的传讲 (*praedicatio verbi*)，圣礼被正确的施行 (*administratio sacramenti*)”。¹在汉语世界中的华人新教教会中，大家普遍的共识是对圣经或圣道的看重，然而，对于圣礼的认识与施行，往往呈现出“重洗礼，轻圣餐”的特征，尤其对于中国大陆背景下的家庭教会而言（包括认信改革宗的教会），其圣餐观更多的受到了慈运理 (Ulrich Zwingli; 1484-1531) 之“象征说” (Symbolism) 或“纪念说”的影响。²由此所导致的结果，对两位改教巨擘，即路德与加尔文的圣餐观知之甚少。不过，一个无法回避的历史事实是，宗教改革时期新教内部的合一与分裂，恰恰在于对“圣餐”教义的理解分歧。讽刺的是，耶稣基督所设立的这一表达“相交与合一”的礼仪，却在不同的理解中拉开了新教内部宗派林立的序幕。

不过，更加吊诡的是，过去三年随着新冠疫情的全球扩散，导致普世的基督教会都陆续面临教牧事工的暂停，“圣道”与“圣礼”如何在此特殊处境下被宣讲与施行，成为了教会运转的重要挑战。因此，这一全球化的灾难，迫使教会重新思考关于“圣餐”教义中诸多分歧，以至于为这一处境中施行“圣礼”提供神学基础。例如，香港流堂教会 (flow church) 在疫情中，特意在其网站上撰文阐述“线上圣餐”的神学依据与立

1 Herman Bavinck, *Reformed Dogmatics: Volume 4*, (Michigan: Baker Academic, 2003), 312

2 霍或 Huo Huo, 《宗派与家庭教会的神学、牧养及建制转型》Zongpai yu jiating jiaohuide shenxue, muyang ji jianzhi zhuanxing [Theological, pastoral and institutional transformation of denominations and house churches], 《教会》Jiaohui [Church China], No. 47, 2014, 37。

场。³不过，也有学者撰文，从“祝圣”与“合质说”的角度，反驳“线上圣餐”的神学立论。⁴

由此可见，无论是回溯宗教改革历史中关于“圣餐”教义的论辩，还是关注“圣餐”施行在疫情处境中的挑战，最终所指向的神学焦点就是“基督身体之临在”（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正是对“临在”的不同理解，即基督是否临在、何种临在以及如何临在，导致不同宗派和教会在礼仪神学上的差异。然而，对这一主题的不同理解，并非如平信徒所想象那般简单，即藉着爱心与主观的信心就可以合一。因为，“基督身体之临在”不仅关乎对“圣餐”教义之理解，而且关乎“基督论”之理解，这也是为何路德与慈运理不可避免地走向分裂的原因。⁵因此，重新关注“基督身体之临在”这一主题是必要的，这一必要性不仅是关乎对“基督论”正统思想的再次厘清，更关乎对圣餐的核心精神，即“在基督里的相交与合一”之实质性践行。

1.2 研究限制与方法

本文的研究，将建立在路德与加尔文关于圣餐的两份核心文本上的讨论上。一份是路德在1528年所著的《关于基督晚餐之认信》（Confession Concerning Christ's Supper），⁶这是路德与慈运理、奥科拉姆帕丢斯（John Oecolampadius; 1482-1531）等人进行的“圣餐观”之结辩论著，足以代表其本人的最终立场。另一份是加尔文在1559年版的《基督教要义》第四卷17章⁷所论述的“圣餐观”，这代表了其本人关于圣餐争辩的核心立场。

本文的研究方法，将通过两份核心文本的分析、对比与归纳，比较两位改教家对“基督身体之临在”这一核心主题的异同。同时，针对文本分析的结果，分析两位改教家及其所代表的神学传统是否有进一步对话的可能，并据此提出其对当代意义的反省，进而得出一个初步结论。

3 flow church 流堂·《有关 flow church 流堂网上圣餐以及其神学基础》Youguan Liutang wangshang shengcan yijiqi shenxue jichu [flow church online communion and its theological basis]. https://www.facebook.com/flowchurchhk/posts/608251499720918?ref=embed_post

4 安德烈 Andelie [Andrew],《隔空祝圣圣餐是否可行？论网上圣餐之神学问题》Gekongzhusheng shengcan shifou kexing? lun wangshang shengcan zhi shenxue wenti [Is it possible to consecrate Holy Communion across air? On the Theological Issues of Online Communion],《时代论坛》Shidailuntan [Christian Times] (2020年2月26日)·1696期。https://christiantimes.org.hk/Common/Reader/News/ShowNews.jsp?Nid=161287&Pid=104&Version=0&Cid=2053&Charset=big5_hkscs

5 “两个人都没有从基督论整全思想的钢丝上摔下来，这是由于他们一定程度的神学敏感性。然而，他们没有在这个问题上达成一致，这加剧了他们在圣餐上的分歧”。引自蒂莫西·乔治 Timothy George,《改教家的神学思想》Gaijiaojia de shenxue sixiang [Theology of the reformers], 王丽 Wang Li 译, (北京 Beijing: 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 Zhongguo shehui kexue chubanshe [Chinese Social Sciences Press]), 2017, 137。

6 Martin Luther, “Confession Concerning Christ's Supper”, *Luther's Works*, Vol. 37: Letters I, ed. Jaroslav Jan Pelikan, etc. (Philadelphia: Fortress Press, 1999), 161-372. 注: *Luther's Works*, Vol. 37. 以下简称“LW 37”, 相关引文为笔者所译。

7 John Calvin,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ed. John T. McNeill, trans. Ford Lewis Battles (Philadelphia: Westminster John Knox, 1960), 1359-1428. 另·中译本参见约翰·加尔文 John Calvin,《基督教要义·下册》Jidujiao yaoyi, xiace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Vol 3], 钱耀诚 Qian Yaocheng 译 (北京 Beijing: 三联书店出版 Sanlian chubanshe [SDX Joint Publishing Company]), 2010, 1399-1474。注: *Institutes of the Christian Religion*, 以下简称 *Institutes*。

2 关于“基督身体之临在”的分析

2.1 关于“复活后基督之身体”的理解

在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中，最核心的主题就是关于“基督的身体”如何临在的问题。一方面，路德的确教导“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⁸对此，慈运理的看法是，“基督的身体”属于基督之人性，而“无处不在”（ubiquity）乃属于基督之神圣属性，基督既然已经升天，就不可能同时临在于圣餐中。更严重的说，慈运理甚至认为路德的基督论接近于马西昂主义者（Marcionite），一个无处不在的身体就不再是人的身体了，那么基督就成为幻影。⁹此外，加尔文也反对“基督的身体无处不在”这一观点，对于复活后基督之身体的理解，其主要论点分别是：¹⁰

（1）基督的身体在复活之后是有限的；

（2）反对基督在空间中无所不在，却没有形体，因为身体的性质包括局限于固定的空间、拥有自己的大小以及自己的形状；

（3）当基督升天时，他的身体去一个地方，他同时离开另一个地方。因此，“我常与你们同在”（太28:19）这一应许不能运用在基督的身体上。

然而，慈运理与加尔文的反驳，是否建立在对路德之论述准确的理解上，这是值得考察的。首先，路德指出“基督的身体”必须是可见的，因为当基督说“这是基督的身体为我们舍的”时，身体除了以可见的方式舍给我们别无其他。¹¹如此，这澄清了路德并未教导“基督的身体”是没有形体的。

其次，路德区分了基督受难前的“同在”，以及复活后的“同在”。对于前者，路德认为这是以“会朽坏的形式”（mortal form），即局限于今生今世的同在；而后者则是以“灵性的身体”（林前15:44）有形有体的临在（present bodily），因为基督复活后对门徒说，“这就是我从前与你们同在之时所告诉你们的话”（路24:44），这意味着即使祂复活后与他们同吃，却不再像从前那样与他们同在。¹²

最后，路德一方面同意基督的身体在复活之后是有限的，并指出这种“有限”表现为“空气和衣服乃是照着人眼所能看见、手所能摸到的身体大小不断地延展开来”；另一方面，基督复活后向门徒显现（约20:19-20）时，其身体不受空间的约束，即无任何的延展性。¹³总结而言，相比慈运理与加尔文，路德更关注新约中对“基督”之存有中的悖论性描述，而三位改教家要解决的悖论难题，就在于如何理解与调和“基督身体的临在”与“基督升天坐在上帝的右边”。

8 LW 37, 207

9 LW 37, 227

10 *Institutes* 4.17.26, 29, 30

11 LW37, 178

12 LW37, 195-196

13 LW37, 221

2.2 关于“上帝的右边/右手”的理解

路德与慈运理另一个争论的焦点，在于对“上帝的右边/右手”的不同理解。路德指出慈运理乃是将“升到天上，坐在上帝的右边”，视为某个物理意义的特定地方（physical place），从而批判他乃是将上帝之道与工作局限于理性的范围内。¹⁴在路德看来，“上帝的右边”，乃是表明上帝的大能和智慧，同时，我们无法对此限制或测度。

路德专门梳理了圣经中关于“临在”的三种方式：即，“此地式”（locally）或“局限式”（circumscriptively），“确定式”（definitively）以及“满盈式”（repletively）。第一种，就是某个人或物体占据一定空间的临在；第二种，则是一个物体或身体，以一种不受限制或不易察觉的方式，无法测量却又或多或少地占据些许空间。例如，基督的身体能穿透封闭的坟墓（太28:2），以及穿透关上的门，突然临到聚集的门徒中间（约20:19-26）；第三种，则是上帝以满盈地、超自然地、人无法理解方式，临在于所有地方。正如《耶利米书》二十三章23所言，“我是近处的上帝，也是远处的上帝。我遍满天和地。”¹⁵

请注意，路德在这里强调的，并非他十分确定“基督的身体”临在于圣餐中是上述第二或第三种方式，而是指出慈运理之观点，即“基督的身体只能局限式临在”绝非是唯一临在的方式。因此，路德与慈运理的分歧，不仅仅是释经的差异，而且是诠释前设的差异，即在理解上帝奥秘的工作时，要十分警醒理性的局限性。

加尔文对此问题的表述有互相矛盾的嫌疑，一方面他认为，基督升天后，他的身体去一个地方，同时离开另一个地方。¹⁶这仿佛是说，“升天”的“天”是一个物理空间；另一方面，加尔文在别处也说，“基督已经在肉身上升天，但祂仍坐在父上帝的右边，即祂以父上帝的大能、威严以及荣耀做王，且这国度不受空间或任何东西的限制”，¹⁷这个理解与路德十分接近，即“上帝的右边”乃是指涉上帝的大能、威严与国度的统治。

2.3 “属性相通”或“属性交替”

根据公元451年迦克墩信经（Chalcedonian Definition）的基督论正统，我们可以说，按神性说作为上帝的基督无所不在，同时，按人性说，作为人的基督只能有形的临在（corporeal presence）。然而，如何理解这之间的悖论性张力，成为了路德与慈运理争论的更进一步的问题。慈运理将其定义为“在一个位格中的两种本性的交换（exchange/abtuschen）或交替（interchange/gegenwechsslen），通过命名一种本性，而我们却意味着另一种本性，或者命名两种本性，但只意味着一种本性”，慈运理断言，教父所言的“属性交通”（communication of properties/*Communicatio Idiomatum*）概念就涉及这样一种修辞上的“属

14 LW 37, 178, 212-213.

15 LW 37, 215-216

16 *Institutes* 4.17.30

17 *Institutes* 4.17.18

性交替” (*alloeosis*) 。¹⁸例如, 当路加说, “基督这样受害, 又进入他的荣耀, 岂不是应当的吗?” (路24:26), 按照慈运理的理解, 此处的“基督”乃是指基督的人性。对此, 路德指出这乃是以人性代替了基督的整个位格, 他严厉地批判到, “最后造成一种基督, 我不愿跟随他作基督徒, 就是说, 他是一位不比任何其他平常的圣人所受的苦难与死亡更多的一位基督” 。¹⁹

对路德而言, “属性相通”不是当将属人性的某事归与基督神性, 或神性特性归人性, 而是“凡是属人的东西 (属性/properties) 亦可用以描写上帝; 反过来说, 凡是属上帝的东西都可用以描写人” 。²⁰因此, 对路德而言, 当说基督受难埋葬时, 既可以说“这位上帝受难埋葬”, 亦可以说“这位人受难埋葬”。路德进一步强调, “如果基督的工作被分割隔离, 位格也必须被分离, 因为一切工作与受苦皆不归与二性, 却归与位格。”²¹因此, 路德基于对“属性相通”的理解, 以标准的悖论式表达来呈现自己对这一问题的理解, 即“基督既在天上, 且祂的身体也同时临在于圣餐中, 并且祂保留了祂神圣智慧和权能的诸多方式, 因为我们并不知道祂大能的限制或测度”²²

对加尔文而言, 他不仅不反对“属性相通”, 而且藉此来主张自己的基督论。²³此外, 在圣餐的讨论中, 加尔文同样强调, 若藐视“属性相通”, 其结果是荒谬的。加尔文引用保罗的话, “荣耀的主钉在十字架上” (林前2:8), 指出被钉十字架的并非基督的神性, 但可以说“那位降卑、受藐视、在肉身上受苦的基督, 同样也是上帝和荣耀的主” 。²⁴在这一点上, 加尔文与路德的理解是一致的。

然而, 加尔文与路德的差异, 在于对“身体”的理解。路德认为, 身体属于位格的本质 (*substance*) 之一, 而非偶性 (*accident*), 因此, 不可分割。路德如此总结“基督身体之临在”的信仰告白:

“我们的信仰是, 耶稣基督是在一位格内之本质、自然、真实、完全的上帝与人, 不可分开也不能离散。其次, 上帝的右手乃是无处不在。第三, 上帝之道不虚假也不欺诈。第四, 上帝保有并知道临在于某一地方的各种方式, 不仅仅是狂热分子所空谈的单一方式, 即哲学家们所称‘此地的’ (*local*) 临在” 。²⁵

18 LW37, 206, note 63; 引自慈运理之回应文《对于显赫的马丁·路德反驳狂热派之讲章的友善答覆与抗辩》 [Friendly Rejoinder and Rebuttal to the Sermon of the Eminent Martin Luther Against the Fanatics] 之中的章节“论两性在基督里的交换 (*De alloeosis*) ”

19 LW37, 209-210

20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关于神性与人性辩论》 *Guanyu shenxing yu renxing bianlun* [Disputation On the Divinity and Humanity of Christ], 于忠纶 Yu Zhonglun 译 (香港 Hongkong: 真理书房 Zhenli shufang [Hong Kong Truth Book Room Limited]), 2006, 5。

21 LW37, 213

22 LW37, 207

23 *Institutes* 2.14.1

24 *Institutes* 4.17.30

25 LW37, 214

与此相对，加尔文将“身体”视为在基督里所有的一部分。由此，加尔文论述了为何在“属性相通”的前提下，依然反对“基督的身体无所不在”，即

“虽然整个基督无所不在，但并不是在基督里所有的一切都无所不在。但愿经院神学家们自己认真地思考这一句话极为深奥的含义。因他们若这样做，就永远不会教导基督的肉体在圣餐中与我们同在。因此，既然整个基督无所不在，那么我们的中保就一直与他的百姓同在，也在圣餐中以特殊的方式彰显自己。整个基督与我们同在，但并不是基督的所有一切都与我们同在。因为就如我们以上的教导，按肉体说基督目前居住在天堂，直到他再来审判死人。”²⁶

综上所述，我们可以看出两位改教家的合一与差异，他们共同继承了教父之“属性相通”的思想，却在应用于论述圣餐教义时产生了差异。有学者指出，加尔文的这一经典表述，被称为“道之全在性”，并且继承自亚他那修（Athanasius）的思想。²⁷然而，在笔者看来，若要厘清两位改教家的差异，需要考量他们的神学语境。当路德一方面用“本质”与“偶性”和慈运理论辩时，仍然处于亚里士多德式的经院神学语境中，尽管路德之本意乃是为了突破。另一方面，加尔文引用伦巴德的作品亦是如此。因此，这一表面观点之差异的背后，有着更加复杂的神学思想史观念需要厘清，并分析经院神学的各个流派在多大程度上影响了两位改教家的理解与表述。

2.4 记号 (sign) 或实质 (essence)

“基督之身体的临在”之所以会成为争论的焦点，乃是在于当耶稣基督手里拿着饼和杯，且说“这是我的身体...这是我的血”（路22:19）时，“体—饼”与“血—酒”到底是何种关系？艾利克森十分同意慈运理所持守的象征说，他指出若以字面意思理解这句话，其结果是荒谬的。²⁸他更进一步指出，耶稣基督的立餐经文，乃是“集中在信徒与他们的主的关系”，同时，这一关系乃是藉着暗喻来显明的。例如，“我是真葡萄树”（约15:5）；“我就是道路、真理和生命”（约14:6）。然而，立餐经文不过是把主词与受词倒置，因此，按照寓意式语法的前提，这句话的真正意涵是：这代表（或表明）我的身体...这代表（或表明）我的血。²⁹

26 *Institutes* 4.17.30; 此处加尔文引用了经院神学家彼得·伦巴德的《四部语录》（Lombard, *Sentences* III.22.33）来支持自己的论点，此书为中世纪神学标准教材。

27 林鸿信 Lin Hongxin, 《系统神学：下册》Xitong shenxue:xiace [Systematic Theology vol 2], (台北 Taipei: 校园书房 Xiaoyuan shufang [Campus Bookstore]), 2017, 953。亚他那修在《论道成肉身》中说：“基督并没有如有人所认为的受制于身体，虽然存在于身体里面，却仍然无处不在”。

28 Millard J. Erickson, *Christian Theology*, (Michigan: Baker Book House, 1990), 1121.

29 *Ibid.*, p1122. 请注意，“代表”（represent），属于慈运理的观点，而“表明”（signify），属于奥科拉姆帕丢斯的观点。

显然，路德不能同意上述的语法分析，他讽刺的说，“一切的记号 (sign)，都不及其所要表征 (signify) 之物。连傻瓜和孩子都很清楚这一点”。³⁰在路德的语法逻辑中，主要表达了三点：³¹第一，主词与受词一旦倒置，用“代表”或“表明”来理解就十分荒谬。例如，“基督是真葡萄树”，如果其意思是基督表明或代表了真葡萄树，那么何其荒谬。如果一定要将“是”理解为“代表”或“表明”，那么经文就应该是“真葡萄树就是基督”；第二，此处的“是”并非暗喻，因为“真葡萄树”在此处，绝不是葡萄园里的树木。这里乃是创造了一个新词，即第二棵新的、真正的葡萄树。基督拥有了葡萄树的实质，即不断地结果子；第三，路德指出人类在生活中，创造新词的例子比比皆是，例如“守财奴是一条狗”，不等于守财奴代表了 (represent) 狗。

在此，我们可以看出路德的思想有明显的唯名论 (Nominalism) 或词项主义 (terminism) 影响。加尔文当然不同意慈运理的象征说或代表说，他甚至说“基督必须真实临在于圣餐，将他自己连同他带来的所有益处给出。否则，信心就成了对基督临在的‘纯粹幻想’”。³²这一点与路德十分一致，然而，加尔文依然尝试调和路德与慈运理的分歧，这种尝试主要体现在三个方面：第一，加尔文反对天主教的理解，即饼酒“成为”恩赐，也反对慈运理所暗示的“仅仅提醒我们想到恩赐”，而是与路德相同，强调“圣餐就是恩赐”³³；第二，加尔文强调“象征”与“实体”的关系，乃是在于“上帝借着可见的象征，俯就我们极为有限的理解力”，并且“象征”乃是上帝对我们的外在工作，而“实体”则是上帝要在我们心中所成就的³⁴；第三，加尔文尝试跳出路德与慈运理的语法之争，从圣灵论的角度来诠释此问题。当信徒领受饼酒后，乃是领受了基督所施救赎的印记与保障，藉此圣灵赐下了基督给我们。³⁵总而言之，加尔文的努力是富有创新性的。不过，这是否能够完全解决路德与慈运理的争论，则需要进一步探讨。

2.5 圣道或圣灵

与其说路德与慈运理争论在乎对经文语法和修辞的分歧，不如说两者的差异在乎“圣道观”，即对何谓“上帝之道/话语”的理解的分歧。在笔者看来，这也是路德与加尔文的重要差异。然而，这并非是说路德比其他改教家更重视圣经，而是说路德对圣经话语的理解有其特殊的亮光与贡献，这主要体现在下面几个方面。

30 LW37, 174

31 LW37, 172-175

32 *Institutes* 4.17.5-6

33 迈克尔·霍顿 Michael Horton,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荣耀他并永远以他为乐》Jiaerwen de rensheng zhihui [Calvin on the Christian Life: Glorifying and Enjoying God Forever], 穆桑 Mu S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21, 185。

34 *Institutes* 4.17.1, 5

35 迈克尔·霍顿 Michael Horton,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荣耀他并永远以他为乐》Jiaerwen de rensheng zhihui [Calvin on the Christian Life: Glorifying and Enjoying God Forever], 穆桑 Mu S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21, 185。

首先，路德在理解经文时，对“理性”有着超乎常人的警醒。例如，当他在思考“临在/同在”（present in）之“在”（in）时，特别指出：我们的理性其实采取了一种愚蠢的态度，因为人们习惯于只从有形且局限的意义上理解“在”（in）这个词，就像稻草在麻袋了，粮在篮仓里一样。因此，当听到上帝在这个或那个物体中时，我们想到草袋和粮仓。然而，在这些问题上，信仰所理解的“在”（in），等同于“在...之上”（above），“超乎”（beyond），“在...之下”（beneath），“反复穿透”（through and through）以及“无所不在”（everywhere）。³⁶因此，路德透过这段论述，向我们显明上帝话语常常是“非理性的”（irrational），然而，这并非反智或迷信，乃是需要藉着信心去理解。

其次，路德指出“信心”就是为了接受和理解上帝话语的荒谬，正如德尔图良的名言，“因为荒谬，所以相信”（*Credo quia absurdum*）。同时，这也符合路德十架神学的进路，即上帝往往藉着异乎本性之工作（alien work），来成就合乎本性之事（proper work）。上帝的话语或吩咐往往是荒谬的，正如亚伯拉罕献子，或约伯受苦乃至十字架事件，都是上帝以人无法理喻的方式成就其美善之工。

在马尔堡与慈运理对谈时，路德以十分粗鲁的方式来表达了这一点：³⁷

“基督以多种方式把自己赐给我们：第一，在讲道里；第二，在洗礼中；第三，在弟兄般的安慰中；第四，在这圣礼中，每次基督的身体被吃的时候，他就把自己赐给我们，因为他亲自命令我们如此做。如果他命令我吃屎，我也会去做。仆人不应该探究主人的意思。我们应该闭上眼睛。”

最后，路德在理解上帝话语时，非常强调“话语/道”的威严性与创造性。在讨论基督的立餐经文，“你们拿着吃，这是我的身体”（太26:26）时，路德指出原文“拿着吃”是祈使性（imperatives）语句，而非陈述性（declaratives）或指示性（indicatives），因此具有吩咐或命令的意味。另外，上帝话语中的祈使句，要么是命令的话语（command-words），例如，“你不可有别的神”（出20:3）；要么是作为的话语（action-words），例如，“要有光”（创1:3）。因此，路德特别指出，当基督的话如此说时，“祂的身体应该从自己的话里产生了”。³⁸因此，对路德而言，上帝的话语特别是关乎奥秘之事，就是“说有，就有，命立，就立”（诗33:9）。

与路德不同，加尔文另辟蹊径，在此问题上，他更加强调圣灵的工作。当然，这与他藉着圣灵论来诠释“与基督联合”的思想是一脉相承的。加尔文说，“主在圣餐中藉着他的圣灵祝福我们，使我们在身体和灵魂上与基督合而为一。所以那使我们与基督联合的就是基督的灵，他使我们与基督联合，且像是某种管道，好让基督所有的一切都能通到我们这里来”。³⁹此外，加尔文在圣灵论的框架下论及“与基督联合”时，专门指出

36 LW37, 230

37 LW38, 19

38 LW37, 180-181

39 *Institutes* 4.17.12

这一“联合”是“奥秘的” (*unio mystica*), 从而强调“真实地”有份于基督, 而非仅仅在名义上称义。⁴⁰

与此类似的是, 当路德论及饼酒与基督身体的联合时, 特意将其称之为“圣礼的联合” (*sacramental union*), 并与本性的或位格的联合相区别, 例如, 鸽子与圣灵的联合, 以及上帝与基督的联合。⁴¹然而, “圣礼的”一词在路德这里, 就是“奥秘的”意思, 正如他指出, 在《哥林多前书》四章1节中, “上帝奥秘事的管家”, “奥秘”的希腊语“*Mysterium*”, 就被译为拉丁语的“*Sacramentum*” (即圣礼)。⁴²

不过, 加尔文真正精彩的地方, 乃是在诠释为何“饼酒”不是“空洞的记号”, 而是在圣灵的隐秘作为下, “传递出它们所指向的实体”。他说: “他们主张我们将基督的身体视为看不见和无限量的, 好让他的身体能隐藏在饼底下。因他们认为除非基督的身体降在饼中, 否则他们无法与他的身体联合, 但他们并不明白基督在圣餐中叫我们升向他的方式”。⁴³同时, 加尔文指出, 这一对“奥秘”的解释, 并非出于理性, 乃是“毫不羞耻地承认这奥秘崇高到我们的思想无法理解、我的言语也无法述说的地步。更清楚地说, 这是我所经历到的, 而不是我所明白的事”。⁴⁴

综上所述, 我们可以看见路德与加尔文选择了不同的神学进路, 来尝试解决圣餐中的“基督论”所呈现的悖论难题。然而, 他们的尝试与努力都显明“圣餐”这一基督亲自设立的奥秘之事, 并非靠理性言说可以解决, 反而是要怀着极大的敬畏与信心, 才能经历与领受。

3 圣餐观的探讨与当代意义

3.1 返古而释今

藉着对两位改教家之论述的梳理与分析, 我们会发现当今的汉语处境对改教家的圣餐观, 存在着诸多想当然的误解。例如, 路德从未使用“同质说” (*Consubstantiation*) 来总结自己的教导, 信义宗神学家柯乐伯甚至认为, 这一长久的误解乃是路德反对的, 因为此观点仍然在使用亚里士多德的物理学概念来诠释“临在”;⁴⁵与此同时, 加尔文也从

⁴⁰ *Institutes* 3.11.10, 4.17.2

⁴¹ LW37, 300

⁴² 马丁·路德 Martin Luther, 《教会被掳于巴比伦》Jiaohui bei luyu babilun [The Babylonian Captivity of the Church], 《路德文集: 卷一》Lude Wenji I [Luther's Collected Works 1], 路德文集中文版编辑委员会编. Lude Wendi zhongwenban bianji weiyuanhui [The Editorial Committee of the Chinese edition of the Luther Collection]. 雷雨田 Lei Yutian、刘行仕 Liu xingshi 译, 上海 Shanghai: 上海三联书店 Shanghai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05, 357。

⁴³ *Institutes* 4.17.16

⁴⁴ *Institutes* 4.17.32

⁴⁵ 柯乐伯 Robert Kolb, 《基督教信仰教义—马丁路德的阐述》Jidujiao xinyang jiaoyi: Mading lude de chanshu [The Christian Faith: A Lutheran Exposition], 林秀娟 Lin Xiujuan 译 (上海 Shanghai: 基督教两会出版 Jidujiao lianghui chubanshe [CCC&TSPM Publishing]), 2017, 301。

未将自己的观点称为“属灵同在说” (spiritual presence)。⁴⁶作为宗教改革的前奏，文艺复兴中人文主义者主张的“回到源头” (*ad fontes*)，唤起了人文学者对古典文献的研究，这也影响了作为学者的路德与加尔文对希腊语新约原文的研究。在此基础上，这一主张促成了改教家跨越经院神学的滤镜，藉着正确地处理古典文本，直接获取与耶稣基督相遇的思想经验。然而，“回到源头”不应仅仅成为一句口号。在基督教神学传统的更新中，“*ad fontes*”不仅强调研究中所采用的资料来源，更是神学人（包括学界与教界）阐发神学观点时应当采取的具体态度与方法，⁴⁷如此才能反映“宗教改革”的真正精神。⁴⁸因此，对改教文献的不断挖掘，提醒今日的我们对基督教信仰之理解，并非建立在空中楼阁中，而是有源远流长的神学思想发展史。只有藉着不断地返回教会历史中的重要古典文本，从而进入改教时期的思想世界与处境，去厘清那根撑起我们理解与观念的细细红线，不然，若要在今日思潮的困顿中找到诠释的突破口，则是绝无可能的。

3.2 再思“上帝之道”中的悖论性

“唯独圣经” (*Sola Scriptura*) 是宗教改革的形式原则，也是大多数华人教会持守的核心信条。然而，笔者要在这里提出的反思是，这一核心信条是否在今日的汉语语境中，常常沦为一个口号？在笔者有限的观察中，很多华人教会受到基要主义的影响，在“圣经观”上往往持守一种“圣经主义” (Biblicism)，甚至将文本本身抬高至崇拜的对象，从而在诠释经文时漠视教会的神学传统。基思·马提森 (Keith A. Mathison) 将此“圣经观”称为一字之差的“唯奉圣经” (*Solo Scriptura*)，并且尖锐地指出这将导致人的自治，即将“上帝之道”以外之物成为权威，从而使得圣经的诠释论为主观化与相对化。⁴⁹此种“圣经观”所主导的教牧实践，在疫情期间的“圣餐观”争论中，体现为现实处境之考量与主体性之理性经验往往凌驾于经文之上。这也解释了汉语处境中的一种普遍现象，即在未有对相关改教文献作出深入研究的前提下（包括对慈运理的研究），便认为“象征/记念说”是更符合真理的教义，并想当然地论断路德与加尔文的改革并不彻底。

另一方面，路德对“唯独圣经”与“上帝之道”之间的有机关系，有着丰富的论述。在人文主义者看来，圣经字句若有难明之处，则是上帝“神秘的沉默”。然而，面对在不同诠释者上的差异，路德提出圣经的清晰性与隐晦性是双重的。首先，圣经的清晰性分为外在与内在，前者指涉“文本/字句”乃至话语的事工，这绝无隐晦难明之处，

46 迈克尔·霍顿 Michael Horton, 《加尔文的人生智慧：荣耀他并永远以他为乐》Jiaerwen de rensheng zhihui [Calvin on the Christian Life: Glorifying and Enjoying God Forever], 穆桑 Mu Sang 译 (上海 Shanghai: 三联书店 Sanlian shudian [Shanghai Sanlian Bookstore]), 2021, 188

47 麦格夫 Alister E. McGrath, 《宗教改革运动思潮》Zongjiaogaige yundong sichao [Reformation Thought: An Introduction Third Edition], 蔡锦图 Cai Jintu & 陈佐人 Chen Zuoren 译, (香港 Hongkong: 基道出版社 Jidao chubanshe [Logos Publishers]), 2006, 61-62。

48 宗教改革 (Reformation), 源自拉丁文 “*reformare*”, 即“归回” (*re-*) 本源之“状态/形式” (*forma*), 因此, 宗教改革的精神, 乃“归回本源之基督教”。

49 Keith A. Mathison, “Solo Scriptura: The Difference a Vowel Makes,” *Modern Reformation* Vol. 16 (2007), 25-29

而后者则关乎“圣灵之光”，是上帝自己的大能照亮人心的昏暗。⁵⁰同时，路德不断调整本圣经乃是以“基督为中心”，即“以促进基督”之事为依归。因此，圣经外在的隐晦是愚顽人的体现（诗14:1），而内在的隐晦虽然存在，即人之主体性并未被圣灵之光完全照亮，却足以让人认识基督。⁵¹正如路德在桌边谈中所强调的，只有成为肉身的道（*verbum incarnatum*）才是实质的上帝（*substantialiter Deus*）。⁵²在这个意义上，当路德说“圣经是自己的诠释者”（*sacra scriptura sui ipsius interpres*）时，不仅是一种诠释原则与前设，更在圣经权威性的意义上，强调经文的规范性权威（*auctoritas normativa*）乃是出于“上帝之道”创立信心的权威（*auctoritas causativa*）。⁵³

在上述“圣经观”的主张下，“成为肉身的道”不仅是路德理解圣餐的前提，更反映出其所继承的迦克墩传统中，“基督论”之内在的悖论性张力。⁵⁴更进一步，这一悖论性又不断地约束着路德在诠释活动中的“理性”。与此同时，加尔文看似从圣灵论出发，尝试寻求一个新的神学进路来解决圣餐经文的难明之处。然而，“基督之降下，在于信徒之被圣灵提升”这一悖论式表述，使得加尔文的“圣餐观”仍然是以迦克墩信经的基督论为中心。因此，在汉语处境中“圣餐观”争论现象的背后更深层的神学危机，乃是缺乏对历史神学中“基督论”传统的深刻理解与批判性继承。

3.3 对“真实临在”的后现代再思

后现代思潮下影响的人们，更加强调“个人主义”，从而失去与他者的联结。因此，个体生活的“原子化”，是后现代社会的重要特征，亦造成当今基督徒个人主义的信仰观。然而，新冠疫情的突然来临，迫使人们面对病毒的无差别攻击，这不得不促使我们思考，当灾难来临时，到底谁能与我同在？作为基督徒又如何把握在圣徒群体中基督的临在？因此，重拾“临在”神学不仅是疫情处境下的必要回应，更使解决后现代危机成为可能。一方面，路德与加尔文的圣餐神学，共同强调“基督真实的临在”。正因如此，无论哪个宗派以何种神学传统来诠释这一“临在”，都不妨碍信徒的领受亦是真实的。⁵⁵另一方面，“真实的临在”关乎圣餐的目的，“流堂”（*flow church*）在其

50 拜尔 Oswald Bayer, 《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 dangdai jiedu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邓肇明 Deng Zhaoming 译, (香港 Hongkong: 道声出版社 Daosheng chubanshe [Taosheng publishing]), 2011, 102.

51 *Ibid.*, p99, 103.

52 LW 54, 395.

53 拜尔 Oswald Bayer, 《路德神学：当代解读》Lude shenxue: dangdai jiedu [Martin Luther's Theology: A Contemporary Interpretation], 邓肇明 Deng Zhaoming 译, (香港 Hongkong: 道声出版社 Daosheng chubanshe [Taosheng publishing]), 2011, 94

54 迦克墩信经使用了否定神学范式，即“不能分离”（*inseparably*）、“不能分割”（*indivisibly*）、“不相混掺”（*unconfusedly*）、“不能变换”（*unchangeably*），来诠释“神性与人性的位格合一”（*Hypostatic Union*）这一悖论性教义。

55 李广生 Li Guangsheng, 《信义宗教会在非常时期实施“在灵里领圣餐”的反思》Xinyizong jiaohui zaifeichangshiqi shishi “zailingli lingshengcan” de fansi [Reflections on the Lutheran Church's administration of “receiving the Holy Communion in the spirit” during extraordinary times], 《信义宗神学院通讯》Xinyizong shenxueyuan tongxun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News], No.179, (香港 Hongkong: 信义宗神学院 Xinyizong shenxueyuan [Lutheran Theological Seminary]), 5-6。

“线上圣餐”的神学论述中，特别强调疫情期间基督徒实体联合的缺乏，而圣灵之作为则能超越空间，体现出信徒相通的契合。⁵⁶如果，圣餐的目的就在于信徒在基督里的共融（communion），那么，“临在”神学不仅将成为宗派与教会间神学对话的起点，更是不同宗派与神学传统下的信徒经历合一的焦点，进而促进普世教会的合一与共融。

3.4 对圣餐教义之出路再思

路德与加尔文的“圣餐观”论述，皆有其特殊的神学处境，即如何回应天主教的经院神学，以及后来兴起的理性主义。“圣餐观”之争论发展至今，是否在神学论述上有走向合一的可能呢？如果考虑到路德在论述圣餐教义时，乃是将其放在以迦克墩信经为代表的基督论脉络中予以考察。此外，加尔文亦十分看重迦克墩信经的基督论表述，但同时尝试跳出路德与慈运理的论辩语境，从圣灵论切入诠释“临在”难题。这是否可以启发今日的神学工作者，跳出“圣道”与“圣灵”对立语境，将圣餐教义放在三一论的脉络中予以论述？限于笔者之浅薄的能力，以及有限的精力学识，这一问题只能留于日后持续地积累，在此只作抛砖引玉之问。

4 结论

本文的研究，乃是根据路德与加尔文两位改教家的两份核心文本，透过文本的分析、比较与归纳，尝试阐释两位改教家在“圣餐观”之“基督身体之临在”这一主题上异同，从而更进一步探讨改教传统下的“圣餐观”之于当今汉语处境的意义。本文指出“圣餐观”争论的背后，蕴藏了“基督论”、“圣灵论”乃至诠释学意义上更深入的神学论辩。这不仅涉及改教家们如何批判性地继承信经与教义传统，更关乎在诠释活动中如何处理“信心”与“理性”间的悖论关系。在这个意义上，改教传统对当今汉语处境的启发，在于如何使圣经成为神学诠释的起点与基点，而非将“唯独圣经”仅仅作作为口号或立场，从而使“上帝之道”的权威性被悬置；在于如何从“文本分析”进入与“成为肉身的道”的真实相遇，而非将人之主体性以虔诚或护教之名凌驾于文本之上；更在于如何藉着深入丰富的基督教神学传统，展开处境化的自我批判，从而使“回到源头”成为一场不会停止的信仰更新运动。限于笔者粗浅之能力，本文尚有诸多不足之处，例如，路德与加尔文在圣餐神学中对于赦免、纪念以及“立约”等概念的比较分析，又或者进一步探讨两者在诠释原则、基督论以及十架神学上的异同，在此或可期待未来进一步的研究与探讨。

56 参见 flow church 流堂，《有关 flow church 流堂网上圣餐以及其神学基础》Youguan Liutang wangshang shengcan yijiqi shenxue jichu [flow church online communion and its theological basis]. https://www.facebook.com/flowchurchhk/posts/608251499720918?ref=embed_post

English Title:

Inescapable “absurdity”: Rethinking Luther and Calvin’s view of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Lord’s Supper

Author: LI Fangzhou

Kepha Institute, Columbia Internation University, USA. Email: fangzhou.li@ciu.edu

Abstract: Given the general lack of understanding among Chinese Protestant churches regarding the “Eucharistic theology” in the tradition of the Reformation, as well as the challenges posed by the global COVID-19 pandemic to administration of the sacrament, this article comparatively analyzes Martin Luther and John Calvin’s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Lord’s Supper. This not only involves differences in their respective views on the sacrament but also the underlying theological debates regarding “Christology” and hermeneutics, particularly concerning the relationship between “faith” and “reason.” The article emphasizes the necessity of re-focusing the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which not only clarifies orthodox Christological thoughts, but also concerns the realistic practice of “communion and unity in Christ.” Through examining the theological expositions of Luther and Calvin, this article offers new insights into the understanding of the “presence of the body of Christ” in the Lord’s Supper and provides a theological foundation for the contemporary church to administrate the sacrament during extraordinary times. This will help Chinese Protestant churches better understand the core significance of the Lord’s Supper and promote the ecumenical movement of the universal Church.

Key words: Luther, Calvin, the body of Christ, faith, reason